联合国 S/2019/852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30 October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中非共和国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第1612(2005)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提交的，是秘书长关于中非共和国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第四次报告，所述期间为2016年1月至2019年6月。

在报告中，秘书长讨论了暴力循环对该国儿童的影响，强调了六种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趋势和模式，对有资料的情况还提供了关于施害者的资料。报告还概述了冲突各方在对话、行动计划和其他保护儿童承诺方面取得的进展。秘书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目的是消除和防止中非共和国境内的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并加强儿童保护。

19-18856 (C) 131119 201119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第 1612(2005)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提交的，是我关于中非共和国境内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问题的第四次报告，所述期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在报告中，我描述了自我上次报告(S/2016/133)以来发生的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模式，并概述了自通过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的结论(S/AC.51/2016/3)以来，在解决儿童保护问题方面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进展。在可行的情况下，报告指明了对严重侵害行为负有责任的冲突方。在我最近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年度报告(A/73/907-S/2019/509)的附件中，前塞雷卡联盟和相关武装团体，包括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爱国运动和争取中非和平联盟、被称为“反砍刀”组织的当地民兵以及上帝抵抗军因招募和使用儿童兵、杀害和致残儿童以及强奸和性暴力侵害儿童行为被列名。此外，前塞雷卡联盟和相关武装团体被列名的原因还包括袭击学校和医院，上帝抵抗军被列名的原因包括绑架。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和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共同主持的联合国监测和报告中非共和国情况国家任务组记录并核实了本报告所载信息。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大多是武装团体犯下的。政府部队所犯案件很少。在报告所述整个期间，由于安全和后勤方面的限制，对严重侵害行为的监测和报告工作受到阻碍。此外，由于施害者一直在社区内，所造成的不安全和恐惧感往往使受害者和证人放弃求助或报告所发生的事件。因此，本报告所载信息只是报告所述期间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一部分。

二. 政治和安全发展概况

2. 继 2015 年底和 2016 年初的选举之后，中非共和国总统福斯坦•阿尔尚热•图瓦德拉于 2016 年 3 月接替过渡政府，这标志着中非共和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然而，安全局势仍然脆弱，特别是在班吉以外地区。在该国东部和东南部，上帝抵抗军的活动更加频繁，2016 年初该团体制造了大量绑架事件，引发了民众流离失所。截至 2016 年 5 月，由于非洲联盟区域特混部队在中非共和国打击上帝抵抗军的任务结束，安全方面出现了缺口。

3. 2016 年 6 月，由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的阿拉伯人员与富拉尼人员分裂，加上该联盟拒绝加入在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下重组的前塞雷卡派系联盟，因此两个联盟之间逐渐发生对抗。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对政府采取了强硬立场，并试图将所有前塞雷卡派系各团体统一在一个单一指挥系统下。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反对统一前塞雷卡派系，该联盟自身在向东扩张。2016 年后期，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的联盟(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爱国运动、中非复兴爱国联盟和“反砍刀”组织)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之间爆发了冲突。原先被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控制的资源丰富地区成为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的联盟的目标，导致严重冲突，其间发生了严重侵害儿童事件。

4. 2016 年期间，由于与富拉尼牧民季节性流动相关的暴力，以及声称保护他们的武装团体的存在，导致该国中部和西部平民的人权遭到侵犯。一些富拉尼牧民

经常全副武装，与农业社区发生暴力冲突。瓦姆省的季节性游牧走廊沿线常常发生“反砍刀”组织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之间的战斗。“反砍刀”组织与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之间的战斗导致瓦姆-彭代省部分地区学校关闭，居民流离失所。同时，由于中非爱国运动扩张地域范围，人道主义工作者成为袭击目标，暂时撤出了巴坦加福和博卡兰加。

5. 2017 年 9 月成立了新政府，其中包括一个专门负责妇女、家庭和儿童事务的新部。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和“反砍刀”组织的代表接受了各部组合。武装团体和一些政治领导人经常将冲突，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冲突，说成是宗教和种族差异所致，这种说法导致仇恨犯罪、针对社区的袭击和大规模流离失所。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的联盟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之间的冲突加剧。2017 年初，上科托和姆博穆两省的地方自卫团体开始组织起来，变成与“反砍刀”组织联合的武装民兵，他们决心将被视为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联合的富拉尼人赶出该国。武装富拉尼人和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与“反砍刀”组织的冲突蔓延至上姆博穆省。在医院和宗教机构附近建立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场所经常成为武装团体的袭击目标。

6. 在该国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非爱国运动、革命与正义组织和“反砍刀”组织之间因偷牛引发暴力，影响了向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17 年 9 月，在纳纳-曼贝雷省和曼贝雷-卡代省西部地区出现了一个名为西里里的新的富拉尼武装团体，据称是为了保护富拉尼人及其牲畜，但他们对社区进行袭击，最终在 2018 年 11 月被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同化。

7. 2017 年，中非爱国运动同革命与正义组织建立了联盟，并积极向西即喀麦隆和乍得边境方向扩张。10 月，Raymond Belanga(又称 Ahmat Bahar“将军”)逃离中非爱国运动，成立了中非解放全国运动，据称是为了保护当地社区免受其他武装团体的伤害。保瓦和博卡兰加周围的冲突愈演愈烈，导致大范围人口流离失所。

8. 整个 2018 年，武装团体不断对平民进行零星袭击，主要是在中部和东部。“反砍刀”组织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之间以及“反砍刀”组织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之间也在继续发生冲突，造成儿童伤亡和民众流离失所。在中非稳定团的支持下，全国各地就当地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开展了谈判。例如，在 4 月 9 日签署《班加苏协议》后，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当地居民有了更多的行动自由，检查站被拆除。国家监察和报告任务组注意到，与 2017 年相比，该地区报告的严重侵害儿童行为显著减少。然而，在巴坦加福和伊皮等其他地方，地方和平协议只是暂时改善了安全，随后因武装团体对平民，特别是对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大规模袭击而告破产。“反砍刀”组织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之间的报复性袭击仍如家常便饭，对儿童保护造成了严重影响。

9. 2018 年班吉的暴力事件也一时激增。4 月 8 日，中非稳定团、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国内安全部队(包括国家警察和宪兵)发起“苏库拉行动”，在班吉第三区逮捕主要犯罪团伙头目。关于该行动的谣言和煽动仇恨的言论引发了基督教社区与穆斯林社区之间的暴力，影响了 16 名儿童。“苏库拉行动”之后的紧张局势蔓延到纳纳-格雷比济和巴明吉-班戈兰两省。

10. 关于上帝抵抗军，该团体实施的暴力活动在 2016 年激增，此后在本报告所述剩余期间活动减少。减少的原因可能是非洲联盟区域特混部队在撤出前开展的行动、上帝抵抗军主要领导人被捕或利用特混部队撤出后的真空而出现的其他武装团体。

11. 一个重要的发展情况是，由于非洲联盟牵头发起的非洲和平与和解倡议，2019 年 2 月 6 日，政府与 14 个武装团体签署了《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除其他外，该《协议》禁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并建立了一个由非洲联盟主导、由《协议》担保方和调解方支持的监测与核查制度。[1] 与以往协议不同的是，中非稳定团的存在可以为该《协议》的执行提供更多支持，包括制裁违反《协议》的行为。[2] 3 月 22 日，新政府成立，13 个部长职位分配给 9 个武装团体的成员。各武装团体的代表还获任命担任总统府和总理办公室的职位。3 月 24 日的一项法令除其他外任命 Ali Darassa(争取中非和平联盟)、Bi Sidi Souleymane(又称 Sidiki)(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和 Mahamat Alkatim(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为总理的军事顾问，负责根据《协议》建立的新的临时安全部队即特别混合安全部队，该部队将前战斗人员与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整编在一起。

12. 尽管在执行过程中采取了令人鼓舞的步骤，但武装团体普遍继续从事违反《协议》的非法活动，据报发生了针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杀害、性暴力和袭击事件。中非共和国总统因将被指犯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武装团体领导人纳入其政府而受到批评。此外，班吉以外地区缺乏国家权威，也造成了一种助长严重侵犯儿童权利行为的环境。虽然中非稳定团及其合作伙伴支持在全国各地重建国家权威，但由于不安全和缺乏基础设施，恢复工作的公务员往往只是暂时恢复工作。这种状况进而阻碍了学校和其他基本服务的全面运作。

13. 此外，虽然布阿尔和班吉的刑事法院到 2019 年 6 月已开始运作，但班巴里的刑事法院只是临时运作。严重侵害儿童的犯罪者很少被追究责任，有罪不罚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14. 联合国继续与国际伙伴，特别是非洲联盟和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合作，以确保《协议》促成地方一级的变革。过去，由于缺乏政治共识，政府与武装团体在 2015 年商定的全国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遣返方案的执行受到阻碍，这也阻碍了无条件释放所有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协议》为推进这些进程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1] 担保方包括非洲联盟和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调解方包括安哥拉、喀麦隆、乍得、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蓬和苏丹以及中非稳定团。

[2] 指中非稳定团作为《协议》调解方的执行作用。根据《协议》第 35 条，担保方和调解方承诺，如签署方违反《协议》，将适用“惩罚措施”。

三. 严重侵害儿童行为

15.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国家监测和报告工作队核实了该国各地严重侵害 1 364 名儿童(650 名女童，714 名男孩)的事件，138 起袭击学校和医院的事件，以及 342 起拒绝向儿童发放人道主义援助的事件。

16. 与我在上一次报告(S/2016/133)中提出的五年期间统计数字相比，杀害和致残儿童、招募和使用儿童兵、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侵害儿童以及袭击学校的事件有所减少。然而，对医院的袭击次数几乎增加了一倍，绑架儿童事件增加了 7%以上。拒绝人道主义准入的事件也增加了 20%，在 2017 年 9 月达到高峰。招募和使用儿童兵是最突出的侵害行为，也在 2017 年达到高峰。

A. 招募和使用

1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据国家任务组核实，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了 473 名儿童兵(144 名女童，329 名男童)，其中一些儿童年仅 6 岁。主要施害者是前塞雷卡派系，他们招募和使用了 299 名儿童兵(90 名女童，209 名男童)，占案件总数的 63%。具体而言，施害的前塞雷卡派系包括：争取中非和平联盟(105 名男童)；中非复兴人民阵线(33 名女童，51 名男童)；中非爱国运动(27 名女童，28 名男童)；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爱国运动(16 名女童，7 名男童)；前塞雷卡革新派(12 名女童，4 名男童)；中非解放全国运动(2 名女童，12 名男童)；中非复兴爱国联盟(2 名男童)。其余事件(174 起)施害者包括：上帝抵抗军(32 名女童，44 名男童)；“反砍刀”组织(10 名女童，63 名男童)；中非人民民主阵线(11 名女童，4 名男童)；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1 名女童，5 名男童)；PK5 各团体(3 名男童)；革命与正义组织(1 名男童)。儿童除了充当战斗人员，还被用作搬运工、线人和炊事员。大多数女童还被用于性目的。

18. 由于上帝抵抗军在该国东部和东南部(上科托、下科托、上姆博穆和姆博穆各省)的活动激增，2016 年招募的儿童兵人数(74 人)比 2015 年(40 人)几乎增加了一倍。2017 年，招募和使用儿童兵情况急剧上升到高峰，前塞雷卡派系是主要施害者，对被招募的 299 名儿童中的 243 人负有责任。2016 年和 2017 年，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的联盟为控制瓦卡和上科托两省的主要采矿地点发生分裂并爆发冲突，“反砍刀”组织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在姆博穆省的冲突变得极为暴力。在这一背景下，武装团体为加强各自的队伍开展了招募活动，包括以儿童为招募对象。因此，被招募的儿童大多数经核实与瓦卡和上科托两省的武装团体有关联，这两个省都是前塞雷卡派系的据点。

19. 2018 年，据记录，经核实被招募和使用的儿童兵人数显著减少(75 人，大多是被“反砍刀”组织(34 人)和前塞雷卡派系(27 人)招募和使用)。这一下降趋势部分归因于为促进实地和平所作的努力，中非稳定团为此对谈判和达成地方和平协议给予了支持，从而创造了更大的人道主义空间，并大大减少了暴力。尽管如此，“反砍刀”组织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姆博穆省建立了据点，并从社区内招募和使用儿童兵。据国家任务组收到的儿童证词称，“反砍刀”组织指挥官利用所谓的“免疫接种”运动(用象征性的伤疤保护免受子弹伤害)，在他们所控制的下科

托和姆博穆两省吸引儿童。在上科托省，中非稳定团在 Pende、Kalanga、Gbama、Balenguere、Ouaga 和 Makili 轴线沿线六个检查站目睹了 20 名与“反砍刀”组织有关联的儿童。所有儿童都有伤疤，携带当地制造的武器，并戴着护身符。

20. 2019 年上半年，共有 25 名儿童(3 名女童，22 名男童)经核实被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但据信这只是低估数字，因为截至 2019 年 6 月，国家任务组收到了据称大规模招募儿童的可信报告。

21. 大多数武装团体通过虚假承诺加入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或通过绑架从各自的社区招募儿童。复仇的愿望和安全需要，以及缺乏受教育的机会，也是吸引儿童加入武装团体的常见原因。上帝抵抗军主要通过在袭击社区时绑架儿童进行招募。

2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为保护一名从 PK5 团体逃脱的 16 岁男童，经历了特别大的挑战。这名儿童因目睹了严重罪行而遭到酷刑和死亡威胁。在国家任务组的倡导下，当局对该男童采取了九个月的特别保护措施，然后将他转移到该国境外。

拘留据称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

2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家当局逮捕和拘留了 16 名 13 至 17 岁的儿童(2 名女童，14 名男童)，因其涉嫌与下列组织有关联：“反砍刀”组织(1 名女童，5 名男童)；争取中非和平联盟(4 名男童)；上帝抵抗军(1 名女童，3 名男童)；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1 名男童)；中非复兴人民阵线(1 名男童)。这些儿童被拘留的时间从三周到两年不等。截至 2019 年 6 月，14 名儿童已获释并移交给儿童保护伙伴以重返社会。截至编写本报告时，2017 年和 2018 年因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有关联而被捕的两名男童的案件仍在少年刑事法院待审。

24. 中非稳定团代表国家任务组倡导释放被拘留儿童，并将其安置在收容家庭，作为有别于拘留的措施。儿基会合作伙伴在儿童被拘留期间提供了社会心理辅助和食物。

B. 杀害和致残

2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家任务组核实有 324 名儿童被杀害或致残，其中 187 人被杀害(70 名女童，117 名男童)，137 人被致残(42 名女童，95 名男童)，有些儿童年仅 4 个月。与我上一次报告(922 名儿童伤亡)相比，这一数字显著下降。虽然我上一次报告涵盖的时间较长，但总体下降情况仍然值得注意。

26. 然而，儿童伤亡人数从 2016 年的 66 人逐渐增加，到 2017 年有 104 人，到 2018 年有 114 人。2019 年上半年，有 40 名年仅 6 个月的儿童被杀害或致残。这些伤亡大多是前塞雷卡派系造成的(148 人)，占总数的 46%。具体而言，施害的各派包括争取中非和平联盟(81 人)、中非复兴人民阵线(20 人)、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爱国运动(15 人)、中非爱国运动(10 人)、身份不明的前塞雷卡派系成员(13 人)、中非解放全国运动(5 人)、中非复兴爱国联盟(3 人)以及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争取中非和平联盟(1 人)。其余儿童伤亡(176 人)归因于“反砍刀”组织(66 人)、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15 人)、PK5 各团体(10 人)、上帝抵抗军(3 人)、革命与正

义组织(1 人)、中非人民民主阵线(1 人)和国家安全部队(1 人)以及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71 人)。未爆弹药也造成了人员伤亡，有 5 名儿童死亡，3 名儿童受伤。

27. 大多数儿童因社区的族裔和/或宗教特征，在社区遭袭期间被枪击、纵火、砍伤和刺伤致死或致残。例如，2018 年 10 月，与“反砍刀”组织有关联的民兵用砍刀杀害了 Zemio(上姆博穆省)城外两个富拉尼家庭的 12 名儿童。2018 年 6 月 13 日，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的三名武装战斗人员向伊皮(瓦卡省)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开火，打死一名 15 岁男童，重伤一名 17 岁男童。

28. 武装团体相互之间的报复性袭击也影响到儿童。例如，2016 年 10 月，在卡加班多罗，前塞雷卡派系与“反砍刀”组织之间的报复性袭击导致 6 名儿童死亡，一家诊所遭袭，两名教师和一名医务人员被杀。2017 年，在瓦卡省，尽管根据伊皮协议在各武装团体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盟，但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中非爱国运动和中非复兴人民阵线袭击了一家藏有“反砍刀”组织人员的医院，造成 15 人死亡，其中包括 2 名儿童。

29.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的联盟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在班巴里周围、人民阵线与“反砍刀”组织在纳纳-格雷比济省的暴力对抗，以及“反砍刀”组织在姆博穆省的活动，特别对瓦卡、纳纳-格雷比济、姆博穆和上姆博穆各省造成影响。

C. 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30. 国家任务组核实，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的受害者有 291 名儿童，包括 2 名男童，与我上一次报告(513 名)相比显著减少，尽管据信影响儿童的性暴力规模并未得到充分报告。这一数字下降的原因可能包括：因害怕污名化和边缘化而没有报告性暴力事件；在许多地区，受害者得不到全面的服务，或者没有对强奸和性暴力受害者的扶助方案；普遍存在有罪不罚现象，施害者依然生活在社区中；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不安全；国家任务组和合作伙伴受到后勤和准入限制。

31. 遭受性暴力的儿童人数尽管总体上有所下降，但从 2016 年的 55 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138 人，原因是广泛发生侵害和不分青红皂白袭击平民事件，其间儿童常常遭受性暴力。2018 年，案件数量降至 62 起，2019 年上半年核实了 36 起。

32. 总体而言，前塞雷卡派系是对儿童实施性暴力的主要施害者(138 起)，占总数的 47%。具体而言，施害的各派包括中非爱国运动(40 起)、中非复兴人民阵线(37 起)、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爱国运动(21 起)、身份不明的前塞雷卡派系成员(15 起)、中非爱国运动(12 起)、爱国运动/革命与正义组织(9 起)和中非解放全国运动(4 起)。其余案件(154 起)归因于“反砍刀”组织(48 起)、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15 起)、中非人民民主阵线(12 起)、上帝抵抗军(9 起)、PK5(7 起)、革命与正义组织(5 起)、乌干达人民国防军(3 起)、西里里(1 起)和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45 起)，以及政府部队(8 起)，包括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5 起)、辅警(2 起)和海关当局(1 起)。

33. 性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往往发生在其他严重侵害行为的背景下，如招募和使用儿童兵或绑架儿童。例如，共有 143 名女童在与武装团体发生关联期间遭到性虐

待。此外，虽然 2017 年和 2018 年仅核实了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犯下的两起强奸男童案件，但据信涉及男童的案件数量要高得多。由于社会污名化和缺少对男性受害者的服务，男童遭受的性暴力没有得到充分报告。

34. 值得注意的是，9%以上的受害者(29 人)遭到轮奸，而其他人因宗教和(或)族裔出身成为前塞雷卡派系成员的目标(13 人)，这些派系包括争取中非和平联盟(5 人)、中非爱国运动(3 人)、中非复兴人民阵线(2 人)、身份不明的前塞雷卡派系成员(2 人)和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爱国运动联盟(1 人)，以及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2 人)和“反砍刀”组织(1 人)。2017 年 9 月，在下科托省的一个村庄，人数不详的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成员绑架了一名 17 岁男童，并在两天中对他施以轮奸。这一事件发生在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的一次袭击中，性暴力是用于对包括男子和男童在内的社区进行惩罚的一种形式。2017 年 10 月 2 日，携带 AK-47 步枪的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武装人员在袭击博卡兰加(瓦姆-彭代省)期间轮奸了一名 17 岁女童。该团体的四名成员身着军装，在前往 Koundjouli 村的路上拦住受害者，将她拖入灌木丛，把她的婴儿扔在地上，对她进行了轮奸。受害者得到了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医疗援助。

3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儿童实施性暴力的施害者只有五人被捕，其中包括“反砍刀”组织、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和中非复兴人民阵线等武装团体各一名成员、一名辅警和一名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士兵。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和“反砍刀”组织成员分别被判处 6 个月和 10 年监禁。在编写本报告时，辅警和中非复兴人民阵线成员仍在押待审，而武装部队士兵被军事检察官释放，据报是因为缺乏证据。

D. 绑架

36. 国家任务组核实有 276 名儿童被绑架(105 名女童，171 名男童)，与我上一次报告(257 人)相比增加了 7%。绑架事件从 2016 年的 98 起上升到 2017 年的 101 起，随后下降到 2018 年的 62 起和 2019 年上半年的 15 起。此外，关于 2016 年 11 名儿童、2019 年 1 月 12 名儿童被绑架的报告无法核实。绑架主要用作招募手段(97%的案件)，在某些案件中也用于勒索赎金(5 名女童)或性目的(8 名女童)。

37. 总体而言，上帝抵抗军应负责的绑架案件最多，影响到 114 名儿童(39 名女童，75 名男童)，占总数的 42%。其次是前塞雷卡派系(67 人：34 名女童，33 名男童)。具体而言，施害的前塞雷卡各派包括中非解放全国运动(9 名女童，16 名男童)；中非复兴人民阵线(12 名女童，8 名男童)；中非爱国运动(8 名女童，4 名男童)；中非爱国运动/革命与正义组织(3 名女童，1 名男童)；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爱国运动(2 名男童)；争取中非和平联盟(2 名女童)；身份不明的前塞雷卡派系成员(2 名男童)。其他实施绑架的施害者包括“反砍刀”组织(55 人；28 名女童，27 名男童)；中非人民民主阵线(7 名男童)；PK5 各团体(7 名男童)；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3 名男童)；革命与正义组织(1 名男童，1 名女童)；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1 名女童，20 名男童)。

38. 2016 年，上帝抵抗军在该国东部和东南部(下科托、姆博穆、上姆博穆和上科托各省)活动加剧，导致 84 名儿童(29 名女童、55 名男童)被绑架，占 2016 年

被绑架儿童的 85%以上。这些儿童被用作搬运工，用于抢劫货物或充当其他辅助角色。所有 29 名被绑架的女童在囚禁期间都遭受了性暴力。2016 年 4 月，一名上帝抵抗军战斗人员同他的“妻子”——一名 15 岁女童——一起叛逃。他们在姆博穆省向当局自首后被逮捕。两周后女童获释。然而，这名逃离上帝抵抗军的成年男子在漫长的引渡过程中于 2018 年死亡。他是 12 岁时在乌干达被绑架的，这次引渡本应可以让他回家。

39. 2017 年，“反砍刀”组织实施的绑架数量达到高峰(37 起)，该组织涉案数目居于首位。其次是上帝抵抗军(20 起)。2017 年第四季度，45%的受害儿童是在上科托和上姆博穆两省社区遭敌对团体袭击时被绑架的。例如，“反砍刀”组织在 2017 年 10 月对上科托省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据点和 2017 年 12 月对瓦姆省富拉尼人居住区的四次进攻期间绑架了 25 名儿童。这些儿童至今没有回家。

40. 2018 年和 2019 年上半年，经核实的绑架数量与 2017 年和 2016 年相比减少了 42%，主要原因是上帝抵抗军活动减少。前塞雷卡派系是主要施害者，对 38 起绑架事件负有责任，施害的各派包括中非解放全国运动(25 起)、中非复兴人民阵线(9 起)、中非爱国运动(2 起)和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爱国运动(2 起)。上帝抵抗军绑架了 11 人，“反砍刀”组织绑架了 10 人。例如，2018 年 4 月 20 日，在保瓦(瓦姆-彭代省)附近，疑似中非解放全国运动人员绑架了 10 名富拉尼男童，后来用这些男童充当辅助角色。这些男童被囚禁四天后逃走了。

E. 袭击学校和医院

41. 本已薄弱的教育和卫生系统仍然受到持续战斗和族群间暴力的严重影响，数十万儿童获得教育和基本卫生保健的基本权利遭到剥夺。学校和医院被武装团体袭击、摧毁、焚烧、洗劫或用于军事目的，教育和医务工作者受到威胁或惨遭杀害。

4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核实了 138 起袭击学校(74 起)和医院(64 起)的事件，与我上次报告(131 起袭击：98 起对学校的袭击和 33 起对医院的袭击)相比略有增加。总体而言，虽然针对学校的袭击事件有所减少，但针对医院的袭击事件却增加了 48%。

袭击学校

43. 自 2016 年(8 起)以来，针对学校的袭击事件持续增多，2018 年核实的事件最多(34 起)。对学校的袭击事件大多由前塞雷卡派系(51 起)制造，占总数的 69%。所涉及的前塞雷卡派系为：争取中非和平联盟(19 起)、中非复兴人民阵线(10 起)、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爱国运动(10 起)、中非爱国运动(7 起)、身份不明的前塞雷卡派系成员(4 起)和中非复兴爱国联盟(1 起)。其余袭击事件的制造者为“反砍刀”组织(7 起)、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5 起)、革命与正义组织(3 起)、上帝抵抗军(2 起)、PK5 组织(1 起)和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5 起)。国家任务组记录了蓄意和系统性攻击学校、将这种攻击作为报复手段的模式。几乎一半的袭击发生在 2018 年，其中三分之二以上(26 起)是前塞雷卡派系在各武装团体对抗期间在瓦卡省犯下的。例如，2018 年 3 月 21 日，在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和“反砍刀”组织在塞科

发生冲突期间，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人员洗劫了塔巴拉和塞科村的六所学校并拆除了屋顶和门窗。

44. 此外，核实了 35 起武装团体使用学校的事件，其中大部分(31 起)是前塞雷卡派系所为。武装团体一般在学校建立基地，把长凳、屋顶和门窗当作柴火，并在离开前销毁教学材料。国家任务组继续与武装团体接触，要求其腾出学校，因此武装团体使用学校的事件从 2016 年的 22 起减少至 2017 年的 3 起。例如，中非稳定团 2017 年 9 月在学年开始时进行宣传后，中非爱国运动和中非人民民主阵线腾出了在瓦姆省和纳纳-曼贝雷省的 6 所学校。早前的宣传使争取中非和平联盟腾出了巴卡拉和穆鲁巴的学校，并使中非复兴人民阵线腾出了姆布雷的学校。此前曾在敌对行动中洗劫和使用这些学校。据报巴卡拉的这所学校被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用来即决处决被指控为“反砍刀”组织成员的 27 名男子和男童。2018 年用于军事目的的学校增至 6 所，2019 年上半年核实了另外 3 所。

45. 中非稳定团部队采取了决定性步骤，以执行稳定团 2015 年 12 月发布的保护学校和大学的指令。中非稳定团将该指令作为对武装团体开展宣传的工具，使其与教育组群协调，腾出学校。

袭击医院

4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针对医院的袭击事件逐渐增多，从 2016 年的 16 起增加到 2017 年的 19 起，2018 年又增至 22 起。2019 年上半年核实了 7 起事件。前塞雷卡派系共制造了 30 起袭击事件(47%)，制造者包括中非复兴人民阵线(9 起)、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爱国运动(8 起)、争取中非和平联盟(6 起)、中非解放全国运动(2 起)、身份不明的前塞雷卡派系成员(2 起)、中非爱国运动(1 起)、中非复兴爱国联盟(1 起)和中非爱国运动/革命与正义组织(1 起)。其余袭击事件(34 起)的制造者为“反砍刀”组织(18 起)、上帝抵抗军(3 起)、由宪兵和警察部队组成的混合部队(1 起)、中非人民民主阵线(1 起)和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11 起)。袭击者杀害了 6 名医务人员和数目不详的病人，并掠夺了药品和用品。例如，2017 年 5 月 24 日，“反砍刀”组织进入班加苏医院寻找穆斯林患者，以对他们一名成员之死进行报复。他们带走了两名富拉尼妇女，随后杀死了她们。2017 年 6 月 20 日，中非复兴人民阵线袭击了布里亚医院并绑架了两名受伤的“反砍刀”组织分子，以对一名中非复兴人民阵线成员之死进行报复。

47. 2017 年 7 月 14 日，在布里亚郊外的安吉罗绍社区，一名男护士将一名受伤病人送至本古(上科托省)后，在返回途中被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人员拦住，他们割断了他的喉咙。8 月 4 日发生了另一起事件，“反砍刀”组织与武装的富拉尼男子在甘博医院(姆博穆省)发生冲突，导致一个国家机构的 6 名医务人员遇难，医疗中心遭到洗劫。

4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超过三分之一的袭击事件(22 起)发生在 2018 年。武装团体以医院和医务人员为目标，有时杀死他们，以防止他们向敌对团体和族群提供医疗援助。在这些事件中，74%(17 起)发生在东部，发生在由中非复兴人民阵

线领导的联盟与中非和平联盟在瓦卡省和上科托省交战期间，以及“反砍刀”组织与中非和平联盟在姆博穆省交战期间。

F. 拒绝人道主义援助准入

4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核实了 342 起拒绝向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事件，与我上次报告(284 起)相比有所增加。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事件逐渐增多，从 2016 年的 72 起增加到 2017 年的 101 起，2018 年又增至 120 起。2019 年上半年核实了 49 起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强行进入和洗劫人道主义营地、在检查站骚扰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进行人身攻击(包括绑架和杀害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这对向数十万儿童提供援助产生了重大影响。

50. 前塞雷卡派系制造的事件(113 起)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制造者包括中非复兴人民阵线(33 起)、身份不明的前塞雷卡派系成员(26 起)、争取中非和平联盟(23 起)、中非爱国运动(17 起)、中非爱国运动/革命与正义组织(6 起)、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爱国运动(6 起)和中非解放全国运动(2 起)。其余袭击事件的制造者为“反砍刀”组织(95 起)、上帝抵抗军(9 起)、中非人民民主阵线(4 起)、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3 起)、革命与正义组织(1 起)和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112 起)。政府部队(即宪兵)制造了 5 起事件。

51. 2016 年，大多数事件发生在冲突激烈和武装团体活跃的纳纳-格雷比济省、上科托省、瓦姆-彭代省和瓦姆省。本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其人员遇害和遭到威胁后，暂停了在卡加班多罗、巴丹加弗和博卡兰加的活动长达数周之久。国家任务组无法确定这些事件是否得到不同武装团体指挥官的直接授权。肇事者一般是需要用品维持生计的武装团体成员和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然而，上帝抵抗军袭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是为了获取通信设备，以加强其通信能力，这削弱了有关社区的预警系统。

52. 2017 年，拒绝人道主义援助准入的事件数量激增。武装团体将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作为目标，以便在西北部获得经济利益，并防止东南部“敌对”社区向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有 14 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遇害。例如，2017 年 9 月 7 日，“反砍刀”组织洗劫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基地并损坏车辆，导致巴丹加弗(瓦姆省)的人道主义活动暂时中止，影响到 28 0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在卡博(瓦姆省)，仅有的两个仍在运作的非政府组织在中非爱国运动袭击并杀害一名司机后于 2017 年 12 月被迫撤出。

53. 2018 年，拒绝人道主义援助准入的事件进一步增多(120 起)，特别是在瓦姆省和纳纳-格雷比济省。这些事件的制造者包括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57 起)、前塞雷卡派系(33 起)、“反砍刀”组织(29 起)和上帝抵抗军(1 起)。6 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遇难，23 人受伤，5 人被绑架。当年有 25 个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暂时中止了在全国各地的活动。2018 年 7 月，针对卡加班多罗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犯罪活动骤然增加。大多数事件都是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所为(20 起)，他们被怀疑是中非爱国运动成员，这些人对武装团体领导人在 8 月喀土穆和平会议期间所得奖励资金的重新分配方式表示不满。

54. 2019 年初核实了 49 起事件，包括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和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杀害两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事件。这些事件主要由前塞雷卡派系制造(18 起)，17 起事件的肇事者不明。

四. 遣散儿童和方案对策

5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武装团体共遣散了 8 651 名儿童(2 596 名女童，6 055 名男童)，其中 6 383 名儿童(1 768 名女童，4 615 名男童)是在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与除上帝抵抗军以外的武装团体直接接触后被遣散的。遣散儿童人数从 2016 年的 3 897 人降至 2017 年的 1 816 人，2018 年又降至 569 人。2018 年骤降的原因可能是在与武装团体接触方面存在困难，因为武装团体较少关注与儿童有关的事项。然而，在 2019 年签署《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之后，卡加班多罗的前塞雷卡派系向国家任务组提交了已确认身份的儿童名单供核查，之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34 名)、中非爱国运动(35 名)和革新塞雷卡(32 名)遣散了 101 名儿童。

56. 在总共 6 383 名儿童中，“反砍刀”组织遣散的儿童占 66%(4 263 名)，其次是革命与正义组织(934 名)、中非复兴人民阵线(554 名)、争取中非和平联盟(212 名)、中非爱国运动(185 名)、中非复兴爱国联盟(159 名)、革新塞雷卡(55 名)、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爱国运动(19 名)和争取正义与和平爱国者同盟(2 名)。此外，国家任务组确认了 2 268 名“反砍刀”组织(1 803 名)和革命与正义组织(465 名)已自行复员的儿童(828 名女童，1 440 名男童)的身份，他们参加了儿基会合作伙伴实施的重返社会方案。

57.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推出了重返社会方案，其中包括体检、寻亲和与家人团聚、心理社会援助以及教育或职业培训。然而，儿童重返社会面临着巨大挑战，因为发现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的地点以及这些儿童应立即得到支助或与家人团聚的地点并不安全。其他挑战还包括缺乏正常运作的学校、持续被污名化、社区拒绝接收这些儿童以及缺乏资金和合作伙伴。因此，2014 年以来遣散儿童中有四分之一没有参加重返社会方案。

58. 为了增加就业机会，确定了手工钻水井、建造手持式水泵和烘焙等不同部门的职业培训活动，扩大了男童和女童的培训选择。受益儿童证实，新机会让他们能够展望未来。现有的就业市场仍然是这些年轻人就业的主要挑战。

59. 性暴力受害者通过在保护儿童和性别暴力援助框架内建立的转诊系统得到照护。儿基会在紧急保护和教育干预框架内支持受性暴力侵害的儿童重返学校。2018 年，儿基会发起了保护性学习环境倡议，通过该倡议对 182 所学校的 600 名教师进行了该倡议方法的培训。通过该倡议，目标学校与社区一起制定了保护 27 300 名儿童的计划。教师和社区有能力监测学校或社区中的性暴力案件，提供基本的心理社会支持，并在可能情况下将案件转给服务机构。

五. 应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进展情况和挑战

A. 行动计划和与武装团体的对话

60. 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采取不同方法与冲突各方接触。鉴于前塞雷卡派系有严密的指挥架构，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爱国运动、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和中非复兴爱国联盟的对话是通过与相关团体的指挥官进行接触。然而，“反砍刀”组织松散和地方化的指挥架构导致不得不与多个地点的地方指挥官进行对话。因此，虽然国家任务组一直为制定行动计划而与前塞雷卡派系积极接触，但鉴于“反砍刀”组织指挥和控制松散，国家任务组尚未与“反砍刀”组织进行接触。

61. 2017 年，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和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下令停止招募儿童和使用儿童兵，这得益于中非稳定团对两个团体成功开展了宣传工作。5 月 13 日，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发布命令，要求其“将领”、军官和士官查明其队伍中所有儿童的身份，遣散这些儿童并将他们交给中非稳定团和儿基会，同时允许联合国不受限制地进入各自营地，以便核实营地内部是否有儿童。5 月 27 日，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任命了四名儿童保护工作协调人，他们编制了将遣散的儿童名单，并对中非复兴人民阵线成员开展了关于儿童保护工作的宣传。同样，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于 9 月 25 日发布命令，此举促使该团体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遣散了 212 名儿童。国家任务组成功利用这两项命令作为遣散儿童的宣传手段。在开展四年对话之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和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分别于 2019 年 6 月和 8 月签署了一项行动计划，以制止和防止所有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

62. 在与中非爱国运动进行类似接触后，中非爱国运动于 2018 年 5 月签署了防止和制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行动计划。在行动计划签署之后，中非爱国运动任命了 4 名区指挥官作为儿童保护工作协调人，国家任务组继续与他们合作，以确定将遣散的儿童。2019 年 5 月 14 日，中非爱国运动发布命令，又指定了 6 名中非爱国运动儿童保护工作协调人。

63. 在与武装团体持续开展对话以制止和防止严重侵害行为方面也存在挑战，原因是武装团体分裂、数量增多、解散以及自发结成联盟，这使得难以确定指挥架构和将侵害行为归咎于个别武装团体。

64. 为了加强对武装团体开展宣传工作，国家任务组与地方当局代表等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了接触。此外，按照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的建议(见 S/AC.51/2016/3)，国家任务组与中部非洲宗教平台的代表开展合作。这些代表录制了 2016 年国际反对使用儿童兵日(即“红手日”)运动的公开致辞，鼓励各武装团体领导人停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并遣散其队伍中的儿童。2017 年，宗教领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班加苏(姆博穆省)被武装团体劫持为人质的五名被绑架女童得以获释。

B. 加强立法框架和问责

65. 一个积极的动向是，在中非稳定团的宣传努力下，政府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司法和人权

部以及促进妇女、家庭和儿童保护部于 2018 年 6 月举办了一次关于落实该任择议定书的讲习班，随后拟订了处理和转移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的移交规程，作为保护这些儿童的第一步。在编写本报告时，仍在对移交规程进行修订，以确保其反映最新的国家立法。

66. 在民间社会开展大力宣传后，促进妇女、家庭和儿童保护部于 2019 年 3 月在儿基会的支持下向国家法律和文本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儿童保护工作的法律草案供其审查。国家任务组和其他儿童保护工作行为体为草案的拟订作出了贡献，并确保条款中包括将招募和使用儿童定为犯罪以及通过将儿童视为主要受害者来加强儿童保护工作等内容。在编写本报告时，政府正在审议该法律草案，并即将向议会提交。

67. 此外，在过渡时期司法的全部进程中都纳入了儿童保护标准。例如，中非稳定团对加入中非国防和安全部队的所有人员进行了是否存在严重侵害儿童等行为的筛查，以确保不允许此类侵害行为的实施者进入部队。

68. 特别刑事法院于 2018 年成立，将能够起诉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实施者。此外，尚未成立的真相、正义、和解和赔偿委员会预计将查明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模式，并回应受害者的需求，同时促进儿童重新融入其家乡社区。在对涉嫌犯罪的儿童存在恐惧和(或)疑虑的情况下，重返社会的工作特别重要。预计特别刑事法院不会审判犯有严重罪行的 15 至 18 岁儿童。

69. 政府努力通过普通民事法院起诉对儿童犯下的罪行。包括平民和冲突各方人员在内的 24 名犯罪人因强奸和谋杀儿童被捕，23 人被起诉，4 人被判处 18 个月至无期徒刑不等的刑期。然而，有罪不罚现象在中非共和国仍然令人关切。

70. 2018 年，两名“反砍刀”组织领导人 Alfred Yekatom(又称 Rambo)和 Patrice-Edouard Ngaïssona 被移交给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罪名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包括招募和使用 15 岁以下儿童。12 月 12 日，法国当局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在巴黎逮捕了 Patrice-Edouard Ngaïssona，随后将其移交给海牙。

C. 宣传儿童保护工作和将儿童保护工作纳入主流

71. 2016 年 11 月，在中非共和国总统领导召开了儿童解除武装、复员、遣返和重返社会问题国际会议后，儿基会成为解除武装、复员、遣返和重返社会问题国家战略委员会的成员。2019 年在班吉签署了《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在该协议的谈判阶段，我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和中非稳定团领导层主张将保护儿童的规定纳入和平进程，以便更好地考虑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需要。在该协议中，各签署方承认妇女儿童受冲突影响最大，致力于防止和制止严重侵害妇女儿童的行为，包括招募和使用儿童、性暴力、袭击人道主义人员以及袭击学校和医院。通过协议中设想建立的监测机制监测和报告违反该协议的行为，包括影响儿童的侵害行为。

72. 中非稳定团向 2 263 名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成员、警察和宪兵提供有关儿童权利和儿童保护的培训，重点是少年司法以及武装部队、警察和宪兵在武装冲突

中保护儿童的责任。同样，956 名武装团体成员接受了关于儿童保护和在其控制领土上保护儿童的义务的培训。对 16 000 多名社区成员和领导人以及民间社会成员进行了儿童权利宣传，使他们能够在社区一级为保护儿童发挥更大作用，并促进防止侵害儿童权利行为的预警。

73. 国家任务组培训了 956 名儿童保护工作人员，包括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国家任务组的成员，以加强他们监测、核实和记录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能力。

74. 中非稳定团对 5 000 多名中非稳定团的军事、警务和文职人员进行了儿童保护方面的培训。报告严重侵害儿童行为、联合国对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禁止使用童工和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保护教育机构均为培训重点。

75. 2018 年 12 月，中非稳定团部队指挥官发布了关于儿童保护工作的指令，目前中非稳定团部队正在其儿童保护科的支持下执行该指令。在编写本报告时，正在拟订警察局关于儿童保护工作的指令。

76. 2019 年 5 月，我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前往中非共和国，并会见了政府高级官员、签署协议的各武装团体的代表、班吉 PK5 社区犯罪集团的代表、外交使团成员、联合国合作伙伴、宗教领袖和民间社会成员。特别代表在卡加班多罗与中非爱国运动、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革新塞雷卡和“反砍刀”组织会晤时，鼓励各武装团体迅速通过并充分执行行动计划，解决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问题。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和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分别于 2019 年 6 月和 8 月签署了两项行动计划。她还倡导政府制定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国家计划，并发起了“行动起来，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运动。5 月 20 日，我的特别代表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了访问成果。

六. 性剥削和性虐待及对策

77. 在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间向中非稳定团举报的涉及中非稳定团人员的据称和确认的性剥削和性虐待受害者中，149 人在事件发生时是儿童，2016 年有 125 名据称受害者举报据说发生在 2014 年至 2015 年间的事件。在这 125 名据称的受害者中，15 名儿童提出的性虐待指控得到证实，48 名儿童提出的指控未得到证实，62 起案件仍在等待国家调查的裁决。采取了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使大多数儿童受害者能够获得服务并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中非稳定团任命了外地受害人权利倡导者，确保在保障性剥削和性虐待受害者权利时采用考虑到受害者、性别平等和儿童身份的办法。

七. 意见和建议

78. 我对中非共和国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特别是招募和使用儿童行为)的发生率居高不下以及袭击医院、绑架儿童和拒绝人道主义准入的事件增多表示关切。我敦促冲突各方立即制止和防止所有严重侵害行为，并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

79. 我欢迎签署《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敦促所有签署方加大努力执行其规定，包括其保护儿童以及制止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具体规定。

80. 我欢迎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敦促政府迅速将其纳入国家法律并迅速通过关于保护儿童的法律草案，在草案中将招募和使用儿童定为犯罪。我还鼓励政府迅速通过将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移交给儿童保护民政机构的规程。

81. 我欢迎将“反砍刀”组织领导人 Alfred Yekatom 和 Patrice-Edouard Ngaïssona 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然而，我仍然对普遍存在实施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却不受惩罚的现象感到关切，敦促当局迅速将犯罪者绳之以法。我还呼吁特别刑事法院将所有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纳入其起诉战略。

82. 我感到震惊的是，拒绝向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袭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事件越来越多。我敦促各方确保人道主义人员安全和不受阻挠地接触儿童，以便能够提供所需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基本社会服务。

83. 必须制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我敦促政府加倍努力，预防和应对这一罪行，包括将犯罪者绳之以法。性暴力幸存者方案的拟订必须考虑到女童和男童的具体需要。

84. 我欢迎中非爱国运动、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和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签署制止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行动计划，并要求立即充分执行这些行动计划。我呼吁其他武装团体也在联合国的支持下通过并执行有时限的行动计划。

85. 我欢迎武装团体遣散 8 600 多名男童和女童，敦促所有武装团体立即无条件释放仍在其队伍中的所有儿童。我特别敦促参加国家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遣返方案的武装团体提供相关儿童名单，并在方案执行之前和执行期间为遣散相关儿童提供便利。在这方面，我大力鼓励政府在国家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遣返方案内指定一名儿童保护工作协调人，以确保充分满足这些儿童的需要。此外，我呼吁政府和发展行为体支持创新性职业培训，以满足该国、特别是班吉以外地区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我敦促会员国和捐助界投资于以最受影响和风险最大的儿童为对象的长期社区预防和可持续重返社会方案。

86. 我注意到中非共和国用于儿童保护工作的资源有限，呼吁国际社会和捐助界支持该国的工作和努力。我还鼓励政府确保促进妇女、家庭和儿童保护部获得足够的资源和资金用于解决儿童保护问题，我呼吁捐助方在这方面向当局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87. 我鼓励政府、冲突各方和民间社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27(2018)号决议，在国家层面制定战略，以防止一切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我呼吁捐助界支持为执行该战略调动资源。

88. 我重申致力于防止和处理所有联合国人员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针对已提请我注意的指控，我敦促有关会员国立即彻查，联合国随时准备为此提供支持。